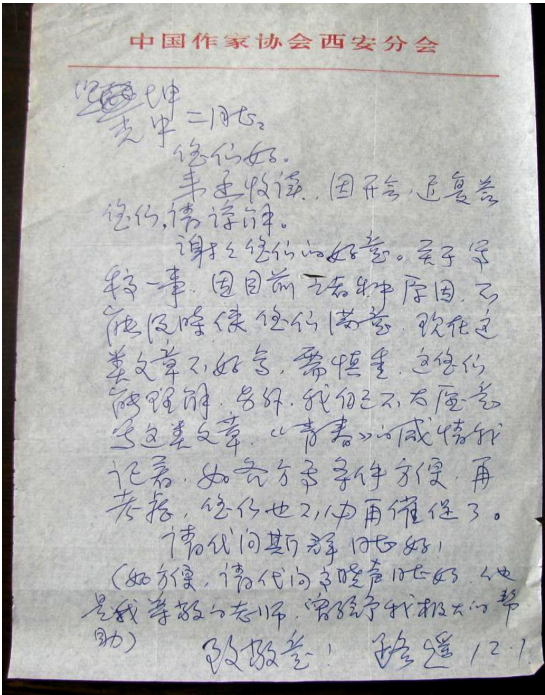


# 路遥

——回忆作家路遥

# 力

杨光中



当年我在《青春》杂志社担任文学编辑职务，除了坐板凳选稿编排外，就是出差约稿。其中陕西省小说名家成群，有路遥、贾平凹、马烽、王汶石等，他们都是我们约稿联系的对象。

作家路遥，属于后起之秀。他 1981 年创作的小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获中篇小说奖，1982 年创作中篇小说《人生》，又引起文学界的好评。他笔下的作品写出了对生活的真情，深刻反映这块黄土地上劳动大众所关心的问题，时代气息十分浓厚。于是我决定亲赴西安采访，约他写一篇稿子。

我和编辑邢熙坤同志一起到陕西作协办公室和《延河》杂志社，见到了青年作家路遥，他那爽朗质朴的气质和陕北口音，迄今还印在我的脑际。在交谈时他说接到《青春》的约稿函，一直未能着笔望多包涵。还说自己原先写诗歌，在《山花》报上发表，没有写过小说和辅导性的理论文章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介绍，当年自己从北京到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插队时说，“我跟路遥很熟，当年同住一个窑洞，路遥那时是写诗的，不写小说”，指的就是 1972 年以后那个岁月的创作情况。

此次采访路遥很顺利。晚饭后，我们进一步深谈，我汇报《青春》的办刊宗旨，为无名者铺路，为文学青年架梯，所以要约一些名家的文稿，对文学习作者可以起到扶持指导作用。

路遥听后直点头。这时我掏出纸笔，请他自我介绍情况，想把他的话记下来，不就是一篇文稿吗。

路遥回忆说：“我老家在陕北清涧县，出生时父亲给我起个名字叫卫儿，因家境困难，7 岁时把我送给亲戚，才有了正式名叫王卫国。20 年后取个笔名叫路遥。我插队在隔壁县的革命老区延川县梁家河，在那里插队的知青中涌现了一批文学爱好者，如史铁生、海波、梅绍静等。梁家河地区土地贫瘠，生活艰苦，住的是窑洞。但艰苦虽艰苦，有助于磨炼知青的意志。我插队时忙于农活，只能写点诗歌，写长篇小说是进城后的事。”

在交谈中，路遥提到南京作家高晓声的名字，我立即插话说：认得认得，他还给《青春》写过“创作谈”。路遥说他欣赏高晓声的《陈奂生》系列，小说中刻画苏南农村农民的真实形象，栩栩如生。尤其是小说《陈奂生进城》，深刻反映了城乡之间人的思想情感的沟壑。

路遥说，自己也在构思一个长篇，专写农村与城市，农村味和城市味的区别与溶合。区别就是文明与愚昧，先进与落后，复杂与纯洁等等。而溶合也是农民就业和摆脱贫穷的需要。

后来，人们看到路遥创作的小说《人生》，通过高加林这个乡下人的形象塑造，较早地传递社会变迁的时代脉搏和作家的预感。这里特别要强调路遥所写的百万字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。他借黄土地为背景，以一个农民家族两兄弟张少安、张少平为中心线索展开，全景式地反映那个时期（1975—1985 年）城乡之间的深刻变化，不仅思想内容深刻，而且人物形象鲜明。小说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。

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，笔者第二次到西安出差采访，那时路遥的代表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早已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，声名鹊起。据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回忆说：《平凡的世界》获茅盾文学奖后，哥哥要去北京领奖有点犯愁，除了怜悯哥哥生活创作的艰辛，还有其它困扰。哥哥当时要去北京领奖，还是没有钱，路费是借到了，但去北京要请客，还要买 100 套《平凡的世界》送人。当时路遥已是知名作家，但工资很低，每日只能拙劣质烟，一日三包，日子确实过得提襟见肘。又过了若干年，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平凡的世界》在东方卫视开播，再一次获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，指出文艺工作者，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。

《青春》杂志是一方文学青年创作的园地，那年我向路遥约稿，他来不及书写，后来匆匆而别，英年早逝，让人悲痛不已。但我们还是收到路遥的一封信来，是用圆珠笔写的。据说路遥当年伏案写《平凡的世界》时也是用圆珠笔。他的长篇构思创作多年，最后写成松了一口气，激动地把圆珠笔扔出窗外。

时光易逝，时过境迁。如今翻阅路遥的亲笔信，字字珍贵，见信如见人，怀念至极。笔者以为认真阅读他的作品，一样地能感悟到路遥知马力的精神本义和他那伟大的人格魅力。

槐树乡新来的党委书记姓金名铨。人们分不清金铨银铨，干脆依照谐音，叫他敬老书记。这一叫，还真就叫对了。

金书记是个“毛派”人物，他能把毛主席撰写的《祭母文》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下来。每次背到“病时挽手，酸心闷结。但呼儿辈，各务为良”数句，他都泪流满面。他坚定地认为，普天下的父母像夜莺头顶上的天空一样崇高，没有慈祥的母爱和深沉的父爱，人类就没有伟大的世纪。

到槐树乡履新时，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刚闭幕，金书记自然要向王秘书打听问全乡老人的生活状况。

王秘书说，总体情况还好；不过，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。

金书记听罢并不感到奇怪。他知道，中国、日本和韩国虽同属儒家文化圈，但日本侧重于忠，韩国侧重于孝，中国侧重于义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自古至今，中国像“彩衣娱亲”的老莱子那样的孝顺儿女固然为数不少；但是，忤逆子孙也不乏其人，足可在数量上与大别山脉或滇缅边境的野生乌龟有一拼。

想到这里，金书记说，你给我把话说得铺展点儿！

恰在此时，槐南村的小双奶奶来了。王秘书心知肚明，老人是来状告不孝子女的。于是，他连忙站起身来介绍说：“老人家，这位是我们乡新来的金书记……”言下之意是，您有话直接对金书记讲吧！

金书记连忙微笑着起身让座。看到小双奶

# 田畴深处刀声扬

——记青年职业印人尹亚东

施平信

岁月是经过的鸟，无声的音乐。恍惚间，笔者已与尹亚东先生相识近三年了。一年前，笔者曾为他撰文《印象鏊轩》，记其人，述其艺。今夜，月色如水，虫声呢喃，笔者走进书斋，看见案头一垒鲜活的印作，忽又想起了亚东及其篆刻。许多充满灵性的文字在心头舞动着，催促着笔者把它们安排好与诸君共享。

篆刻于亚东来说不是余事，因为那份爱已深深地融入生活。技进于道，所以不可一日无晤先贤，不可一日不操刀就石，因而亚东的整个生命状态是古与新的交替显映。这或许是一种理想中闲适的生活，其实探寻之路是艰辛的。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：“痛并快乐着！”孙虔礼曾云：“夫心之所长，不易进于言；言之所通，尚难形于纸墨。”

亚东的篆刻一直以古玺为主攻方向，因而绝大多数作品朴茂天真。近来随着眼界的开阔，抑或是对艺术审美的嬗变，更多地呈现出空

灵纯朴的一面。笔者很羡慕亚东有一颗敬畏艺术的心，能在浮躁的环境中让心灵沉潜，虽居乡野，却感恩自然，虽多琐事，却澄怀观道。无论阴晴雨雪，或饲草弄花，或者茗论道，共话桑榆，俯仰今昔。这种在绝大多数人中并不多见的生活状态，其实正是艺术生长需要的沃土。

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，当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的理论代言人——克莱夫·贝尔最著名的美学命题是：美是一种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他认为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，线条、色彩的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，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，这种线、色的关系组合，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就是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“有意味的形式”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。我们就不难理解，亚东的作品正因为如此，个中所出现的诸多形式，如以甲骨般劲挺的线条表现古玺的简洁、空灵，其实“有意味的形式”包含了亚东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，体

# 萧湖印象

胡素萍

萧湖古称萧家湖，西依里运河、南连勾湖园、北邻河下古镇，原本是江淮流域最富丽风雅的私家园林，却因其“是村仍近郭，有水可无山”而成为古楚胜景。湖中菰蒲繁茂、渔舟穿行、鸥鹭相逐。一年四季，或春风绿柳，或暑雨乍晴，或秋水蓼葭，或寒雪初霁，茫茫洲渚，渺渺烟波，给人心旷神怡、美不胜收的感觉。

夏末金秋，亲水而行，不经意间被萧湖这一池的残荷清骨所惊艳。一缕秋风掠过，一片片花瓣轻盈地飘落到荷叶间隙的水面上，恬静而柔美，不由吟出“半池萧草半池诗”的佳句。

萧湖的引人之处，不仅在于景，更在于它厚重的历史。漫步湖畔，必定会被运河堤畔矗立着的一座牌坊所吸引。坊高丈余，上刻“韩侯钓臺”。据说当年韩信穷困潦倒时，常来萧湖钓鱼为生，后人为纪念他，便建造了这座台台。

和韩侯钓台紧紧相邻的便是漂母祠。祠内，端坐在神台之上的漂母，一方头巾挽住了花白的头发，青衫布裙更映衬出她的善良与质朴。她平静而温和、苍老却安详的目光，透着抚爱世间万物的春风般的气韵。小时候听过韩信千金酬漂母的故事，心里每每生出敬仰之情。

与韩侯钓台毗邻的，是另一处历史遗迹——古枚里。乃西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家枚乘、枚皋父子的故里，也叫枚里，又称枚亭。明代以后，后人为了纪念枚乘、枚皋父子，在淮城之西萧湖畔其故居旁建立牌坊和枚亭。亭高 5 米，四面四柱，面阔均为 3 米，四角微翘。亭中竖一石碑，正面镌“古枚里”三个大字。驻足亭



杨天斌作

中，手抚青石，清风拂面，耳畔仿佛依稀听见铿锵激昂的手赋吟咏，于恍惚中，感叹历史的沧桑与久远。

萧湖是柔美的，萧湖是灵动的，萧湖是厚重的，萧湖也是经历过伤痛的。

古老的萧湖，携带着与之相关的美丽传说与传奇历史，见证着古城的兴衰。历史上，萧湖曾为古城防洪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。近代，萧湖原生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，湖泊功能逐渐削弱，更有诸多古迹毁于战火与乱世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勤劳而淳朴的萧湖人，不仅创造了萧湖悠久的历史，构建了萧湖丰厚的底蕴，为建设美丽的新萧湖众志成城。

再次拾级亲水而行，萧湖北区碧波荡漾，“渔船所过处，浮萍一道开”。几只白鹭鹭正伫立在浅水里嬉戏，想来这些长期泽水而栖的鸟儿是有灵性的吧！它们，或许也在期待不久的将来，萧湖原有的一环、二轴、九岛、七片区”等生态景区及名胜古迹都将得到保护恢复。萧湖，这个老城区现存的原生态湖泊将再次焕发生机，再显“古楚无处不流连，最胜当数萧家湖”的迷人风采。

千里蒹葭十里洲，溪居宜月更宜秋。  
鸣鳧栖水高僧舍，鸂鶒巢云名士楼。  
蓼卜叶分飞鹭翼，荻芦花散钓鱼舟。  
黄橙红柿紫菱角，不美人家万户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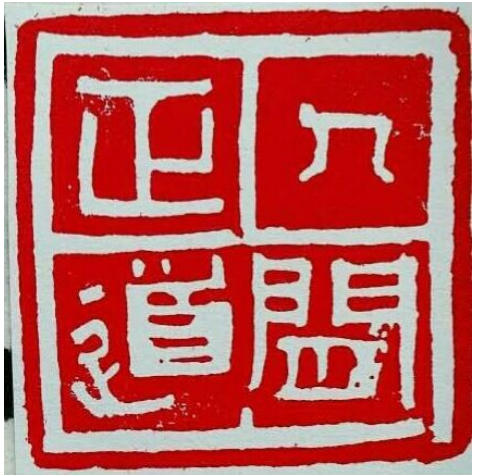
临行回望，此刻的萧湖，果然如古人赞美的一样：景色此时正入画，水光遥与白云连。萧家湖上散晴烟，最好凉秋薄暮天。

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深度。

当今书坛，从艺者众，用心者寡；“外视”者众，“内观”者寡；操刀弄墨者众，潜沉求学者寡。亚东数十载潜心一隅，外师造化，内思其理，定会厚积薄发，成就应随日月赓！

尹亚东简介

尹亚东，江苏淮安人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在南京印社举办的书法篆刻学校求学。师从苏金海老师，并得当时在校导师徐翰、黄淳、徐利明、马士达诸师指导，印艺上打下良好的基础，印作先后入展“巴山夜雨杯”全国书法篆刻展、江苏省九届新人展(现场命题考试，江苏书协)、江苏首届篆刻艺术大展(江苏省篆刻研究会)、江苏省第二届篆刻展(江苏书协)、首届容庚奖书法展(广东书协)、中国书坛第八届新人新作展(现场命题考试，中国书协)、万印楼 2016 国际精英收藏展(中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)、全国教师书法展(中国书协)。



# 百样新年

孙凤山

哪怕一本台历的开启，哪怕一窗灯火的守候，哪怕一挂鞭炮的炸响，新年总在不经意间到来。腊味，只不过是新年散发的气息；腊梅，只不过是新年绽放的容颜；雪花，只不过是新年发出的请柬……百样新年，一样情结，都在手里！

顺着腊味，腊梅和雪花，我们深入新年的气氛，沿着被市场大潮叫醒的节奏，目光愈来愈愈热，激情愈来愈增，步伐愈来愈快，让往事饱满一冬的孕育，让理想修饰一春的期盼！这是怎样的新啊？一切都是新的啊！喜鹊是新的。树枝光秃秃的不要紧，喜鹊就是会飞的叶子，从这棵树上飞到那棵树，捕捉温暖的阳光和春天的声音。喊喊喳喳，唤醒所有的“新”。

老鹅是新的。厚厚的冰层不要紧，老鹅就是破解冰层跑道的“雪龙”，在寒冷青碧的春水里，它惬意地曲项向天，引吭高歌，最先从冰块消融中听到了春天跃进新年的声音。那是一层不变的韵律，百样的年华啊！

柳树是新的。一年的沧桑不要紧，一年的峥嵘也能成就智者，无语无求，看过云卷云舒，听过溪流淙淙，静候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。

铁牛是新的。开耕的锣鼓没有响不要紧，铁牛就是“三农”的歌者。从沃野吹来的风里，蕴含了土地流转的新声，预示着它为那片土地而生。

计划是新的。产量、收入、利润的坐标系空白不要紧，计划就是曲线上扬的航船，在创新的思路里航行，在汗水的航线上奋进，任务就是崭新的航程，目标就是崭新的码头。

新在新的一年里：短信是我的书笺，清风是我的拥抱，美酒是我的衷肠，钟声是我的问候，礼花是我的祝愿，雪花是我的贺卡！新在新的一年里：沿着唐诗宋词，我们书写新年美好的篇章；沿着丝绸之路，我们追求市场经济的辉煌。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奋力开拓，顽强跋涉吧！一秒，也是我的跨越；一滴，也是我的超越。

新在新的一年里，好亮的一片劳动号子，会长出一茬汗水，奋进就是书写的笔；好绿的一片鸟儿啼鸣，会长出一幅风景，奋进就是耕耘的犁；好宽的一片网络平台，会长出一组信息，奋进就是平台的网；好雅的一片琅琅书声，会长出一种芳香，奋进就是飘扬的旗。新在新的一年里：大地上吹过清新之风，渲染着一页又一页崇高的历史。这就是新年的中国，这就是中国的新年和骄傲！

接着，金书记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一个不爱母亲的人，决不会爱自己的国家！让虐待母亲的人做国家干部，后患无穷！”

同来的几个人瞠目结舌，大眼瞪小眼。小眼瞪不过大眼，只好眯缝着。

张生纯一直没有说话，很像南唐的李后主，无言独上西楼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而平时，他还是蛮能侃大山的。眼下，他见金书记要砸自己的饭碗，连忙像刚上门的女婿拜见丈丈人似的，畏畏缩缩地站起身来当场表态：今后一定善待老母！

这就对了，别说在你面前坐着的是“对手”金书记，即便在最良好、友善、朴实、阳光的上下级关系中，阿谀和顺从都必不可少，犹如马车行驶，车轴需要抹油一样。

稍停，同来的人一致表示，就按张生纯所说，好好赡养老人。

“你们说话一定要算数！”金书记“兵！”地拍了一下桌子，：“谁要是拿蒜泥子挠脚心的话来瞎糊弄，我可有药搽他的秃头！”

……

乡里来了金书记，小双奶奶的泪水干了，腰杆硬了。天气晴好的午后，老人家常和几个老姊妹一道，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搓麻将。其时，小桥流水，古木垂荫，两两对坐，同消永昼，此乐何及！

金书记得悉后会心地一笑，鸭舌帽下淡定而又深邃的目光，投向了养老事业更高的层次，更远的前方。

# 乡里来了金书记

徐明成

(小小说)

奶，他不由得想起了已经故去的母亲。一时间，他的目光透过热泪，好像阳光煦照四月的雨水。小双奶奶在金书记的示意下，隔着办公桌坐在他的对面。此时，窗外槐树枝杈的暗影，一遍遍地碾过老人的脸，仿佛无声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良久，小双奶奶自述遭遇的话语，像风口里流泪的烛光一样摇曳起来。

原来，老伴去世后，三个儿子自立门户，小双奶奶“返老还童”，被最小的儿子张生远当作“油瓶”“拖”进家中。乡下老人闲不住，免不了要没早没晚地帮着做农活、忙家务。

常言说，年龄不饶人。75 岁以后，小双奶奶精神不济，耳聋眼花，加之患有哮喘病，只能坐着吃闲饭。小双奶奶的小儿媳林月白，容得自己脸上的雀斑，却容不得家中的老人。她虽没有阮籍那样的才气，翻白眼的功夫却略胜一筹。不同的是，阮籍爱朝达官显贵翻白眼，她则是爱朝家中的老人翻白眼。不唯如此，一日三餐，她从来不给小双奶奶盛饭，老人家只好一手拄拐棍，一手端饭碗，弯腰哈背、踉踉跄跄地往来到于堂屋和灶屋之间。不知内情的人，没准会以为是祥林嫂摸错了门。

更有甚者，她时常旁敲侧击、指桑骂槐，到后来干脆指着小双奶奶：“你有三男二女，

咋就一年到头赖在我家？！”

很显然，林月白下逐客令的理由是：作为子女，人人都有养老责任。

小双奶奶被责问时的表情，想必连丁丁都没有见到过，也比他在《地狱》中的所有描写有过之无不及。

这一切，小儿子张生远看在眼里，不仅不管不顾，有时还讨好似的朝老婆嘿嘿一笑。

小双奶奶曾多次把自己的处境诉说给其他几个儿女，可他们一个胜似一个地打着窝身拳，不肯接纳老人。他们暗中的理由是：母亲身子骨硬明时给哪家劳作，就得由那家承担养老责任。

分作两派的子女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小双奶奶只好噙着泪水，忍辱含羞地生活在两种理论的夹缝中。这种情况真叫人哭笑不得。小双奶奶刚说完，王秘书凑近金书记的耳根，压低嗓门说：“老人的二儿子张生纯，还是我们乡里的一名中层干部呢！”

……

金书记得知这一切，头脑里的某一根神经被重重地触碰了一下，心尖变得软软的，酸酸的。

时隔两天，金书记责令小双奶奶的子女们到乡里“受审”。

“审讯”伊始，金书记面如血泼，拍着桌子厉声喝问：“你们到底是人还是畜生？”

王秘书碰碰金书记的胳膊，小声说：“金书记，言重了！”

“言重了？我的话还没说到位哩！”金书记两道能穿透头骨的目光，在小双奶奶儿女们的脸上挨个儿一过，声色俱厉地说，“‘乌鸦反哺，羔羊跪乳’，虐待父母的人，连禽兽都不如！”

某些时候、某些场合，“开骂”是震慑、制伏对手的投枪和匕首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孔子就大骂首开殉葬恶例的人断子绝孙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擅长借鉴古人的一代伟人毛泽东，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中，“拿起笔作刀枪”，义愤填膺地填写了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一词。在这首词的结尾部分，毛泽东撇开“丑语不入词”的常例，痛骂背信弃义的赫鲁晓夫及其同伙“放屁”。

金书记的威严像一个发光的球体，严丝合缝地把“受审”的人包围起来。兄妹几个人胆战心惊，个个小腿肚子筛糠。他们几时见过这阵势？

静场片刻，金书记冷峻地注视着小双奶奶的二儿子张生纯：“听说你还是一个吃皇粮的主儿？你要是不痛改前非，善待母亲，我就亲自动手，把你的铺盖用出乡政府！”